

JCLE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1, No. 2, 2025, pp.190-202.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02](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02)



马来西亚国民小学华裔学生的华文二语学习挑战

许嘉琪（Khor Huey Kee），郭紫薇（Florence Kuek）

摘要：马来西亚华裔小学生虽就读于华文小学，但因其家庭主要使用英语，所以往往欠缺流利的华语能力。本论文基于 Van Patten 的输入处理理论，探究了教师在教授华裔第二语言学习者阅读与写作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研究归纳了教师应对这些具有“英文背景”学生学习习惯的常用方法，并依据反馈数据梳理出针对华裔第二语言学习者更为有效的华文教学策略，以助力他们更高效地学习华文。研究对象涵盖六名教师与 41 名华裔第二语言学习者，运用课堂观察与访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分解、归纳以及总结/呈现三个学习阶段。本研究表明，当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历经这三个阶段时，学生能够更优地内化所学知识，进而取得更为理想的学习成效。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与习得；有效教学策略；实地研究

作者简介：许嘉琪，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学员，小学华文教师，邮箱：khor571@gmail.com。郭紫薇（通讯作者），马来亚大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邮箱：florencekuek@um.edu.my。

Titl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Challenges Among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a Malaysian National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Many young Malaysian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vernacular primary schools do not speak Chinese at home as they come from English-speaking backgrounds. The qualitativ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allenges of teachers in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 students from English-speaking backgrounds, informed by Van Patten's Input Processing Theory. It sought to determine ways in which teachers could help these students develop effective learning habits and devis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able th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successfully.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field research involving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with six teachers and 41 students in a primary school. The research examined three learning stages, namely, Stage (1) Unpacking, Stage (2) Regrouping, and Stage (3) Summarizing and Presenting. In terms of the three sta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when teachers consciously guided students through three stages, students were able to internalize the content taught and succeed in learning Chinese.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field research

Author Biography: **Khor Huey Kee**, Student of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ya,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E-mail: khor571@gmail.com. **Florence Kuek** (Corresponding Author),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E-mail: florencekuek@um.edu.my.

Ethical Approval: This fieldwork received approvals from the Malays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al No. KPM.600-3/2/3-eras (20683)) and the University Malaya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UMREC) (Approval No. UM. TNC2/UMREC_3691).

一、引言

在马来西亚，具备英语家庭背景的华裔学生被称作“香蕉人”。此称谓带有贬义色彩，通常用于描述那些外貌呈现亚裔特征（黄色），但内在思想与文化更趋近于西方（白色）的群体，是英文背景华裔的通俗说法。依据马来西亚人口统计局 2024 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华人占该国总人口的 22.6%。马来西亚的语言使用状况颇为复杂，华人在使用华语进行表达时，常常会穿插粤语、闽南语或客家话等方言，并且融入马来语和英语的频率也较高，有时还会分别运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与其他族群展开对话交流。然而，在华文小学及国民型中学中，华文华语为官方指定教学语言（Carstens, 2018），课堂教学一般不掺杂其他语言。

华文并非马来西亚的官方通用语言，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致使具有英文教育背景的华裔子弟数量较多。这些不熟悉华语的华裔子弟若就读于华文小学，其在学习华文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不亚于非华裔学生，可将其视为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语文层面的劣势，常常使得学生难以掌握以华语进行教学的各个科目，最终导致他们转校、放弃学习华语，否则学业状况难以得到改善。

当前，二语学习领域的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教学媒介与方法。与此同时，母语对二语习得影响的研究也有一定成果（李雅诗，2022）。然而，关于如何有效助力具有二语背景的华裔学生提升华语的学习能力，并激发其学习兴趣的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融合认知派与社会派的教学视角，深入探究二语华裔学生在学习母语过程中所面临的干扰因素。除参考相关教学理论外，本研究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探究不同教学策略对二语华裔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的影响，旨在获取能够强化英语家庭背景华裔子弟二语教学的策略与建议。

班级	总人数	二语华裔学生	百分比
4A	33	9	27%

4M	35	8	23%
5A	24	6	25%
5M	23	11	48%
6A	28	7	25%
6M	28	8	28%
	143	41	

表 1：马来西亚某著名华文小学高年级六个班级二语华裔学生人数百分比

Table 1: Percentage of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in Senior Grades of a Well-known Chinese Primary School in Malaysia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来源于作者于 2024 田野调查

本研究获教育部研究项目批准，针对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八打灵再也一所著名华小的高年级班级开展田野调查。该华小是当地华裔家庭选择较多的学校之一。基于田野调查数据显示，除 4M 班英文背景学生占比为 23% 外，高年级其余各班英文背景学生比例均超 25%，其中 5M 班高达 48%。然而，华语教师常忽视英文背景华裔学生与汉语背景华裔学生在语言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未能充分运用二语教学策略提升华文华语教学成效。毕竟，二语华裔学生与母语华裔学生的学习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受第一语言（英语）学习的影响，他们的大脑需对所接收的语言进行系统化处理后，方可实现有效应用。

综合 Van Pattern & Sanz (1993) 所述，本研究对这个学生语言学习内化系统性处理过程理解为三个阶段。这三个语言学习输入机制为：(a) 加解 (unpack); (b) 归纳 (regroup); (c) 总结/呈现 (present)。此外，当二语华裔学生与母语学生共同上课时，可能会受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如较难集中精力进行练习、结构化输入进程较为迟缓，或者在写作或阅读时回归英文背景的学习习惯等，从而导致他们难以顺利运用 (输出) 先前已掌握的汉语读写技能。本论文认为，对语言学习内化机制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学生学习习惯的系统研究，将为学术界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教学规划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地点选定为一所华文小学，研究对象为该校四年级至六年级的华文教师。本研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访谈法）开展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调查的主要目标群体涵盖 2024 年小学四至六年级的汉语教师以及华裔第二语言学习者。针对高年级班级的班主任和汉语科任教师实施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深入了解他们对英文背景华裔学生语言学习状况的观察与认知。访谈问题主要聚焦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课堂表现以及教师对学生语言发展差异的认识。此外，通过班主任与家长的日常交流收集有关学生在家中的语言使用习惯信息。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与分类，将教师访谈和课堂观察记录的结果归纳为关键主题，尤其围绕 Van Patten 理论的三个阶段（分解、归纳、总结/呈现）展开分析。

从心理语言学理论层面而言，第二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第一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并非完全相同。Van Pattern, Sanz (1993) 提出了语言习得过程中语言转变处理的模式（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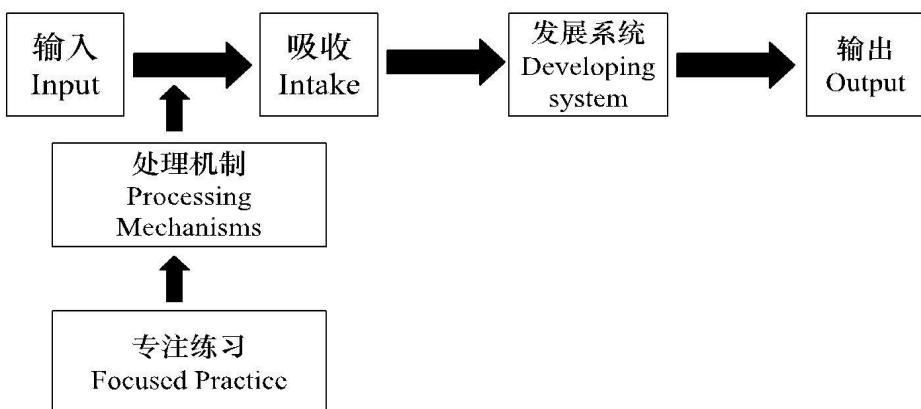


图 1：语言习得中语言转变处理过程的式

Figure 1: A Model of Language Shift Processing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资料来源：(Van Pattern, Sanz, 1993)

依据 Van Pattern (1993) 的观点，输入处理机制系助力学习者高效处理与吸纳语言输入的策略。尽管语言输入（诸如教师讲解、阅读文本等）能够被理解且具有意义，但并非所有语言信息输入均能得到有效处理与吸收。输入处理机制的核心要义在于助力二语华裔学生转变英文背景的学习惯式。二语华裔学生需克服母语干扰，方可准确理解与运用目标语言。这涵盖通过专注练习与互动学习，对输入内容 (a) 予以分解 (unpack); (b) 进行归纳 (regroup); (c) 加以总结/呈现 (present)，以降低母语的负面效应。故而，教师需运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以确保输入得到正确处理，进而构建良好的“读”与“写”能力。

针对标准四至六年级的二语华裔学生，观察将采用非侵入性与非互动性方式。观察将在远距离开展，以最大程度降低对课堂环境的干扰。观察的重点包含语言障碍、社会融合、学业表现、课堂参与度、师生互动以及情感和行为反应。为保障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研究者运用三角测验法收集与分析数据。除借助学生的活动卷和考卷收集学习过程的活动、内容及收获外，所收集的数据将予以记录、分析和阐释。为确保参与者的隐私，所有数据将进行匿名化处理，且仅用于学术研究目的。在参与研究前，所有参与者及其家长或监护人（对学生而言）将收到详尽的研究说明，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研究者将严格遵循伦理准则，保障参与者的权益以及数据的保密性。

三、教师面对二语华裔学生在汉语读与写教学挑战

(一) “读”的教学挑战

1. 读的声调

Gao¹ (2012) 研究指出，汉语的习得难以在短期内达成，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教师在设计教学策略时，需充分考量学生的语言背景与学习需求。然而，部分教师常以母语教学的方法和理念来教授

¹ Gao, F. (2012). Teacher identity, teaching vis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8(1), 89–99.

二语华裔学生，这种不恰当的教学方式不仅未能有效助力学生掌握华语，反而加剧了学生对华语学习的畏难情绪，同时也使教师自身产生挫折感。母语的发音习惯会对学生学习新语言的发音造成影响。例如，二语华裔学生在学习华语时，由于其母语中不存在声调概念，故而难以掌握华语的四个声调。华语作为声调语言，其音节和词汇的语义往往取决于声调的变化，而这些声调通常以带有重音符号的罗马字母来表示。

二语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常因英语中不存在声调，而对“妈”和“马”等字发音错误。即便经过反复纠正，此类错误仍易反复出现。首先，汉语的音节结构主要呈现为声母在前、韵母在后的单音节形式，汉语音节之间界限分明，但内部声韵母组合紧密，元音、辅音特征不够显著，因此学习者感知到的多为单个音节。相较于英文约一万个左右的音节数量，汉语音节数量相对较少。汉语作为声调语言，声调具有区分语义的功能，不同的声调对应不同的语义（如 mā “妈”、má “麻”、mǎ “马”、mà “骂”）。对于二语华裔学生而言，汉语声调学习是汉语语音学习的难点（张才蕙，叶渐桥，杨静，2023）¹

2. 读的语调

概念	现代释义	概念	金山词霸 2006《美国传统词典》（双解）释义
语调	说话的强调，就是一句话的语音高低轻重。	Intonation	Linguistic: The use of changing pitch to convey syntactic information 「语言学」语调：运用改变音高以传递句子信息的方法
	快慢的配置，表示一定语气和情感。		语调的表意功能不明显，但句尾语气助词多。
	字音的高低升降，也叫声调。		没有“字”调，基本上是平稳的，只是句尾略有上扬或下降。

表 2：华语和英语的语调差别

Table 2: Inton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Mandarin and English

资料来源：（魏智慧，2014）²

这个周末你要回家？（回夹）
你会不会说法语？（罚鱼）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者葛子史什抹以死？）

表 3：语调干扰字调

Table 3: The Interference of Intonation on Lexical Tones

资料来源：（陈之爽，2010）³

¹ 张才蕙、叶渐桥、杨静(2023)。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心理科学进展》，31(5)，747-758。

² 魏智慧(2024)，汉英语音中音高语音特征的表现形式及表达功能比较。《语音应用研究》，(1):132 - 134。

³ 陈之爽(2010)，汉英音位系统对比及其对语音教学的启示。《海外华文教育》，(3):63 - 70。

二语华裔学生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英语习惯的负迁移，另一方面也跟教师和教材有关，即教学中过分强调语调的升降，反而忽略了日常口语中的平调（陈之爽，2010）。

3. 语音系统差异

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语音系统。英语和华语在声母、韵母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英语重视单词中的重音和句子的语调，而华语更注重声调的准确性。例如：英语中不存在的音素会被学习者混淆，难以准确区分和发音。

西，习，戏	心腹和信服
腌制和颜值	啊：“ā”、“á”、“ǎ”、“à”、“a”、“wa”、“ya”、“na”

表 4：英文背景学生难以准确区发和发音字词

Table 4: Words Difficult for English-background Students to Distinguish and Pronounce Accurately

资料来源：（张新月，2020）¹

在二语华裔学生的语言学习过程中，语音系统的差异构成一个主要挑战。英语和华语的语音系统存在显著差异，这影响他们在学习华语时的发音准确性和语言理解。特别是声母、韵母和声调不同，使他们在学习阅读华语课时常遇到发音困难。

英语		华语
有些声母如“th”音（/θ/ 和 /ð/）	声母与韵母的差异	“ch”、“ci”、“shi”和“si”在发音时具有特定的舌位和发音方式
-	韵母系统	鼻韵母（如 /ang/，/eng/）和韵母“i”（如“是”）和“si”（如“四”）
英语重视单词中的重音和句子的语调，侧重重音和音节的强弱	重音与声调	声调是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表 5：对比英语和华语声母、韵母和声调不同

Table 5: A Comparison of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between English and Mandarin

资料来源（刘晓瑞，2020）²

王栋（2002）指出，二语华裔学生常常受到母语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学习华语时可能出现正向或

¹ 张新月（2020）。母语迁移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与启示——以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为例。《教育研究》，41（10）：1-16。

² 刘晓瑞. (2020). 汉英语音差异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综述。《教育研究》，3（6）：59-60。

逆向的语言迁移。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有针对性地应对这种现象，以避免其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负面影响。

(二) “写”的教学挑战

1. 处理机制与专注练习脱节

教师在追求课程进度的情况下，会忽视二语华裔学生的吸收和理解程度。这导致他们在某些环节上的练习不足或不够专注，最终无法巩固学习结果。例如，练习题偏重于记忆和简单的重复，而不是深度理解和应用。这种情况下，学生虽然完成大量练习，但并未真正掌握所学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如果学生缺乏明确的动机或兴趣，他们的专注度和参与度会下降。这种情况下，练习的效果大打折扣，他们也难以从中获得有效的进步。与英文字母不同，汉字具有独特的形状和书写规则，二语华裔学生会因为汉字的复杂性而感到挫败。记住汉字的形状、笔画顺序和意义需要较长时间练习，这对二语华裔学生具有挑战性。根据《中国侨网——学习华语不可忽视读与写》的文章，华文写作是学习华文中最重要且最具挑战性的一环。相对于阅读华文时可能的较少困难，因为学生可以通过上下文推测意思，写作则显得更为复杂。尤其是一些母语写作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开始学习华文写作时常常感到困难，他们更倾向于延续母语写作的习惯（杨俐，2007）。

2. 汉字书写和使用偏误

教师在教学中应考虑到二语华语学生的文化背景，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鼓励他们在写作中表达独特的观点。例如，研究汉字的学习涉及到毛笔书法、笔画顺序规则、汉字的象形起源和复杂的视觉配置。这一过程解决僵化、“平庸”和重复练习的问题。Hancock (2014) 所指出的，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历史和文化实践，学生才能识别这些特殊的文化习俗。例如，符号“水”字旁可以被视为三个小水滴，“草”字头可以被视为一丛绿草。教师可以通过这种困难的汉字知识和可思考的书写实践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同时促进认知和操作参与学习活动的持续进行。

3. 形式——意义映射的障碍

华语的时态和句子结构与英语有显著不同，二语华裔学生在写作时会混淆。例如：华语没有严格的时态变化，学生会误用过去时或未来时的表达方式。由于母语干扰，他们会按照英语的语法规则来构造华语句子，导致句子不符合华语的语法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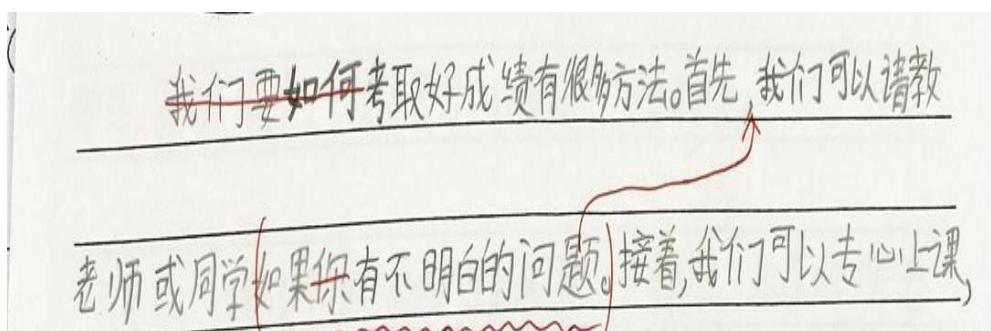


图 2：二语华裔学生在写作时对华语句子结构产生混乱

Figure 2: Sentence Structure Confusion in Mandarin Writing among Ethnic Chinese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资料来源：笔者在校方允许下收集之二语华裔学生华文考卷作文卷（2024 年）

母语对二语华裔学生的形式——意义映射有显著影响。二语华裔学生在写作时，会不自觉地使用英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这会导致以下问题：

语法干扰：二语华裔学生会使用英语的句子结构，如主谓宾 (SVO) 结构，而忽略华语中需要调整。

词汇干扰：二语华裔学生会直接翻译英语词汇，而忽略华语中更自然的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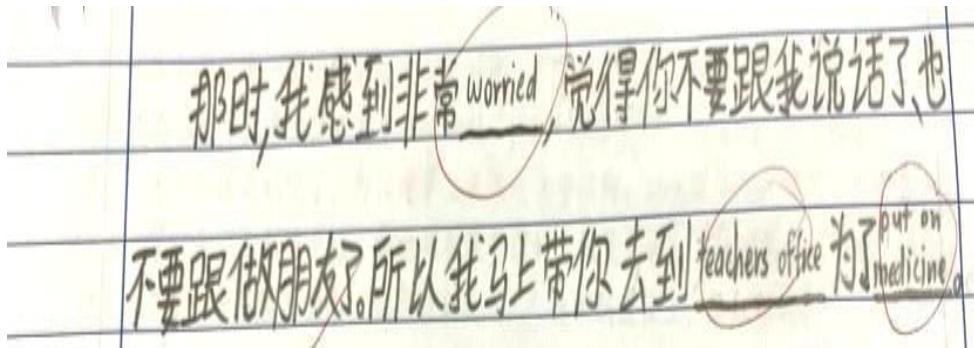


图 3：二语华裔学生会不自觉地使用英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Figure 3: Unconscious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by Ethnic Chinese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资料来源：校方允许下所收集之二语华裔学生华文考卷作文卷（2024 年）

二语华裔学生在处理大量输入时面临认知负担。中英文表达方式差异大，他们会用英语的表达习惯写华语。他们也会因为不了解文化背景，导致用词不当。此外，词汇选择的不当也有时存在，这通常是由于他们直接将英文词汇翻译成华语，而忽略华语的语境和用法。学生会对某些汉字不熟悉，导致拼写或书写错误。加上，中英文的标点符号使用规则不同，二语华裔学生会误用或漏用标点符号。同时，由于对华语的用词习惯不熟悉，二语华裔学生会使用不自然的词汇或短语。他们会过于依赖简单句，缺乏复杂句和多样的句式结构。

四、教师在课堂上转化二语华裔学生英文背景学习习惯的教学方法

（一）处理机制

1. 输入假设 (i+1) —— 检查理解策略

根据 Krashen (1985) 提出输入假设。假设学生现有的语言能力为 1，最合适的语言输入量是提供比现有水平稍高一些，即 $i+1$ 的语言输入，而不是 $i+0$ 或 $i+2$ 或 $i+3$ ，学生能听懂老师输入的语言，这样才能发挥教学的效果。他认为：当输入可理解的语言，而听者的情感过滤器又足够容许输入进入时，这样才能习得第二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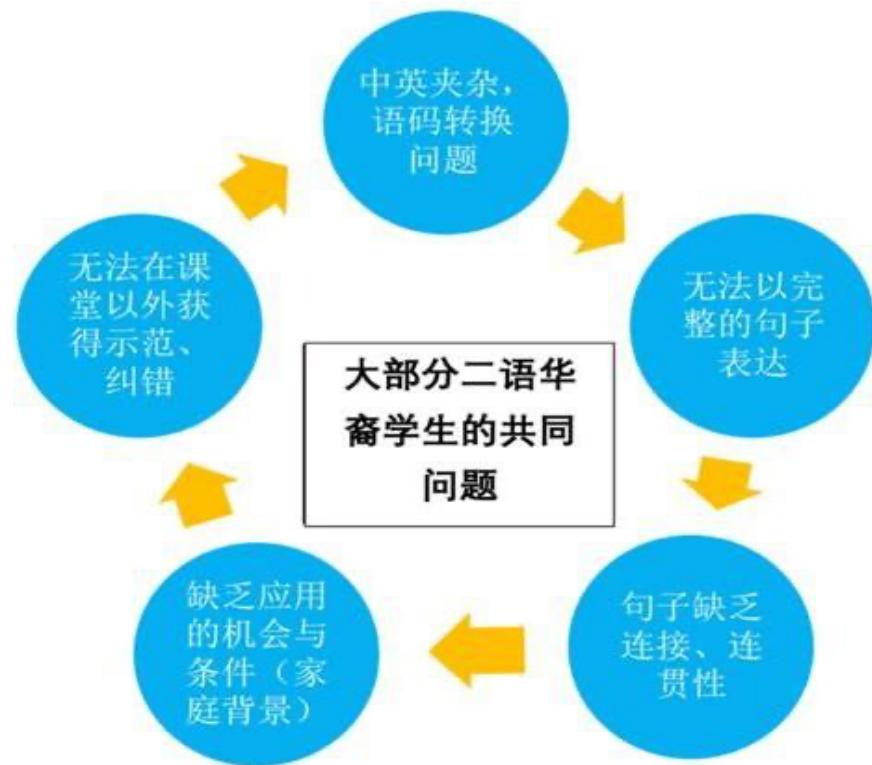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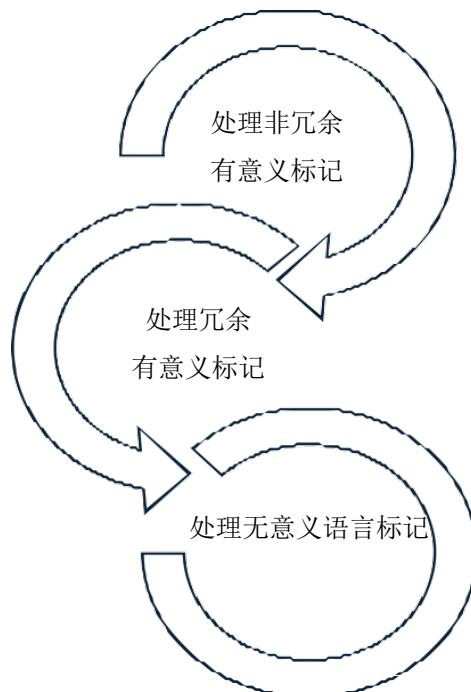


图 4: 二语华裔学生的共同问题

Figure 4: Common Problems of Ethnic Chinese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资料来源: (陈志锐、林季华、林子薇、潘霖妮, 2011)¹

2. 输入处理的模型



¹ 陈志锐、林季华、林子薇、潘霖妮(2011), 多媒体资源辅助的显性句式教学与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12(2):1 - 23。

图 5: 输入处理模型让所有层次的学习者都能有意识地处理信息

Figure 5: The Input Processing Model Enables Learners at All Levels to Process Information Consciously

资料来源: (VanPatten, B., J. Williams (Eds.), 2007)¹

VanPatten 和 Williams (2007) 认为, 那些非冗余且有意义的语言特征由于其对输入意义的积极贡献, 仍会引起学习者的关注。这些特征在学习者心中具有较高的激活水平, 成功解码输入需要学习者自愿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特征。相比之下, 较少或无意义的语言特征只有在理解技能自动化之后, 形式和意义的同时处理才可能发生。

(二) 提供鹰架——解决母语迁移干扰现象

关于处理输入的教学法, 如果通过“使学习者脱离自然处理策略”来影响学习者的“发展系统”, 这些策略会导致教师忽略或误解输入中的二语结构。利用处理机制的三个阶段: (a) 加以分解 (unpack); (b) 归纳 (regroup); (c) 总结/呈现 (present), 促使二语华裔学生必须正确理解输入。同时, 通过任务设计、支架教学与个性化教学, 才能促进对语言特征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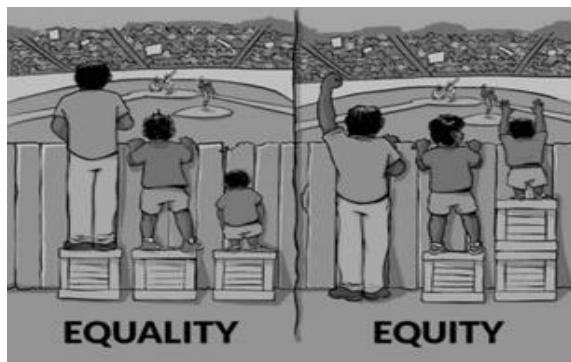


图 6: 支架教学、任务型教学和差异化教学重要

Figure 6: Significance of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资料来源: (吴飞, 2020)²

在图片的两侧, 可以看到三个人的目标都是观看棒球比赛。如果仅提供相等的资源, 他们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然而, 当资源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公平分配时, 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观看比赛。这一情境突显了处理机制的重要性, 课堂上并非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平等。例如, 二语华裔学生在学习华语时, 通常需要更多的语言支持和文化背景知识。

1. 支架式教学

在转化有英文背景的学生学习习惯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中介系统, 石化现象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¹ VanPatten, B. (2007). Input Processing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B. VanPatten & J. Williams (Eds.), *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ion* (pp. 115–135). Routledge.

² 吴飞 (2020 年 7 月 16 日)。《政策制定要解决的到底是教育平等还是教育公平?》, 施瓦布智库, 取自 <https://www.schwab.com.cn/profwu/20200716.html>。

而要克服二语习得过程中的石化问题也要从各个过程中寻找对策。首先，教师能正确对待二语华裔学生学习中的“偏误”，并挖掘其内部价值。支架式教学法起源于 Vygotsky 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通过互动和支持来促进学习者的发展。该方法的核心在于教师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内提供适当的支架，使学生能够完成他们独立时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些支架可以是示范、提示、提问或反馈，随着学生能力提高，这些支架将逐步撤除，使学生最终独立完成任务。

2. 任务型教学

任务型教学是一种以任务为中心，通过实际任务的完成来学习语言的教学方法。它基于输入假说和互动假说等理论，强调通过有意义的任务提高二语华裔学生的学习动机。任务型教学中，任务通常设计为若干个子任务或步骤。通过将复杂的任务分解成更小的、可管理的部分，教师可以逐步引导二语华裔学生完成每个子任务，从而最终完成整个任务。这种分阶段的任务设计就是一种典型的鹰架策略，帮助二语华裔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语言能力。

3. 差异化教学

教师也实施差异化教学。差异化教学更强调要考虑到学生不同的需求，能够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能，同时也非常重视集体的作用。他认为学生集体是由具有不同能力、需要、兴趣、思想道德的学生组成的一个统一体，强调合作帮助（陈盈盈、李继波，2021）¹。透过半结构性访谈，无论是导师还是科任教师，都强调了差异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分组写作练习。教师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是二语华裔学生，另一组是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引导二语华裔学生现场完成书写作文。尽管差异化教学理念先进，但其实际操作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根据台湾省教育评论月刊的实务经验分享，有效的差异化教学需要建构好的环境，包括：学习氛围的营造、师生关系的建立和家校合作（罗元廷，2022）。

五、研究发现与讨论

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 Van Patten 的输入处理理论，提出语言输入处理经历三个阶段：分解（unpack）、归纳（regroup）和总结/呈现（present）。研究结果表明，教师有意识地引导二语华裔学生分解复杂华语结构，并通过归纳强化理解，能有效促进学生内化所学内容。这一发现支持 Van Patten 的理论，表明其在二语华裔学生的华语学习中同样适用。

此外，田野调查研究发现，通过明确的注意和意识处理语言形式，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减少母语干扰，从而提升学习效果。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在二语学习中注意输入处理的重要性。研究还揭示了不同背景学生在华语学习中的表现差异，尤其是英文背景学生在词汇书写和发音方面的困难，这提示学生背景对学习成果的影响比预期更为复杂。

建议

分析显示为现有理论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应对母语干扰方面。例如，研究表明引入互动课堂活动和语言学习处理机制，能够显著提高二语华裔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这些方法在

¹ 陈盈盈, 李继波 (2021)。2001-2020 年差异化教学研究的文献分析研究。《教育进展》, 11 (6): 2191 - 2197。

之前的研究中较少被提及，然而它们为华文教学，特别是针对二语华裔学生，提供了更多实用的指导。尽管本论文支撑了一些现有理论，但也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特别是在母语干扰对二语华裔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影响方向进行了更深的探讨。结果证明通过对二语华裔学生在华语学习中遇到的具体困难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理论在这一领域的理解，并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新的见解。此外，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也是关键，开发针对华语教师的培训方案，帮助他们更好地识别和应对二语学习者的困难，提供适合的教学资源。加强家庭的支持同时不可忽视，家长教育活动可以帮助提高对华语学习的重视。

展望

随着教育环境的不断变化，研究也应关注如何结合数字化工具和创新型教学方法，提升二语华裔学生的华语学习效果。本论文建议未来研究方向可从语言学习理论推进，探索如何更有效地理论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在推动二语华裔学生的教学策略发展上确保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其次，研究也可以从教师教学中的策略应用个案中得出总结，探讨二语华裔学生克服母语迁移的新挑战，诸如数字时代的新语言学习范式。此外，马来西亚的跨文化社会氛围的各种变迁，都可能牵动本地非母语背景的华裔子弟的学习构成。持续性的教学关注与研究，可为二语华裔学生精细化教学方案效力。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Khor Huey Ke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8067-8338>

Florence Kuek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1630-9347>

References

- Carstens, S. (2018). Multilingual Chinese Malaysians: The Glob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hoice. *Grazer Linguistics Studies*, 89(2):7-34.
- 陈之爽 (2010): “汉英音位系统对比及其对语音教学的启示”，《海外华文教育》，(3):63-70。
- [Chen Zhishuang (2010).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honological System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nunciation Teaching.”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3):63-70.]
- 陈志锐、林季华、林子薇、潘霖妮 (2011): “多媒体资源辅助的显性句式教学与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外语教育研究前沿》，12(2):1 - 23。
- [Chen Zhirui, Lin Jihua, Lin Ziwei, Pan Linni (2011). “Enhancing Students’ Oral Expression through Explicit Sentence Structure Teaching Supported by Multimedia Resources.” *Frontier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12(2):1-23]
- 陈盈盈, 李继波 (2021): “2001——2020 年差异化教学研究的文献分析研究”，《教育进展》，11(6):2191—2197。
- [Chen Yingying, Li Jipo (2021). “A Literature Analysis on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Research from 2001 to 2020.” *Teaching Advances*, 11(6): 2191-2197.]

- Gao, F. (2012). "Teacher identity, teaching vis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8(1), 89–99.
- Hancock, A. (2014). "Chinese complementary schools in Scotland and the Continua of Biliteracy." In Curdt-Christiansen, X-L and Hancock A.(eds), *Learning Chinese in Diasporic Communities: Many Pathways to Being Chinese* (pp. 59-80). John Benjamins.
- Krashen S.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Longman Group Limited.
- 罗元廷 (2022): “教学现场的差异教学”,《台湾教育论刊》, 11(5) :151–154。
- [Luo Yuanting (2022).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Taiwan Educational Review Monthly*, 11(5):151–154.]
- 李雅诗 (2022): “对第二语言习得中母语迁移的简要探究”,《现代语言学》, 10(4) :777–781。
- [Li Yashi (2022). “A Brief Exploration of Mother Tongue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odern Linguistics*, 10(4):778-781]
- VanPatten, B. (1993). "Processing Instru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ole for Instruction."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7(1): 45–57.
- VanPatten, B. (2007). "Input Processing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B. VanPatten & J. Williams (Eds.), *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ion* (pp. 115-135). Routledge.
- VanPatten, B. & J. Williams (Eds.) (2007). *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王栋 (2002): “语言迁移研究：问题与思考”,《外国语》, (6) :1–16。
- [Wang Dong (2002). “Studies on Language Transfer: Issues and Reflections.” *Foreign Languages*, (6), 1–16.]
- 魏智慧 (2024): “汉英语言中音高语音特征的表现形式及表达功能比较”,《语音应用研究》, 1, 132–134。
- [Wei Zhihui (202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itch Features and Expressive Funct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pplied Phonetics Research*, 1, 132–134.]
- 张新月 (2020): “母语迁移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与启示——以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为例”,《教育研究》, 41(10) : 1–16。
- [Zhang Xinyue (2020). “The Influ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Native Language Transfer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English-speaking Students.” *Educational Research*, 41(10): 1–16.]
- 张才蕙, 叶渐桥, 杨静 (2023):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心理科学进展》, 31(5), 747–758。
- [Zhang Caihui, Ye Jianqiao, Yang Jing (2023). “Brain mechanism underlying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5), 747-758.